息齋筆記

素衣吳覲華先生小叙

荆溪教弟儲乾撰

素衣吳覲華先生梁溪世裔也何以厚與荆溪之儲乾交作令於龜山也龜山者何晉陵東南震澤之濱吾

師錢啓新先生遯世處也錢師以萬曆丁巳隱於此山乾與

素衣先生俱以尋師問易不期而至九月中錢師歿即葬於龜山之西灣素衣與乾不忍遠治任約三年

之內仍學於此山近師墓而與思焉方其在龜山也每日之昃遊於山之巓就松根石磴以考業焉先生雖五年以長於德於學不敢肩隨也一日節至將歸乾與先生緩步於山麓而先生慨然色喜曰看此沓回去蓋躍有昨非今是之意而欲見之行也自是而後凡見之行者於頹風澈俗盡行裁革先生於世味中一脫盡脫亭亭獨上矣東林之擔以身肩之而有裕矣講云乎哉先生之德於是而日新先生之業於是而日進雖未見之大用在易漸之上九鴻漸於逵

其務可用爲儀吉先生有焉龜山一遇乃得此人豪其實啓新錢師作之合也邇年來先生因宿疴頻作謝客靜攝或子夜亦做這功夫如此者浹歲乾因秋會偶於中庭間叩之先生微示曰亦只是心與身一未能心與理一、此先生之自道也而其心與理一已在言表矣自龜山分袂後先生曾致柬與乾有云窓前憶共龜山月嶺上思看馬蹟雲皆當年實事也不雕琢而自工緻情景婉然乾常以爲口咕先生豊頤胖體睟面盎背一見而有道之氣象易知也然存養

純熟條理微密習見而渾然之妙用難知也大抵與
忠憲高先生正是一堂人物時友多樂先生春和滿
腹爲易與而不察先生秋嚴微至爲未易與也乾質
魯不長於言但承德甫善甫良甫三君之命不可無
一言以報而搦管實兢兢也然經畬鄒先生之誌設
春華先生之序言之盡矣足以闡先生之幽微矣乾
又何言但有抆淚而已嗚呼昔年先生新置幽居搢
乾偕樂之懸一軸雌雉於堂中時哉時哉寓意豈不
美哉徐而默然思之我心不快何也不遂有共之者

乎竊以爲獲麟之兆寓意於此幾兆於此有象則有
占何令之雎雉而非昔之雎雉也特未可言也又按
獲麟之歲在庚申泰山頹於壬戌今素衣先生適捐
館於壬申其幾如此神矣哉欲再與先生譚之而不
可得矣噫

崇禎六年三月庚子謹序

觀華吳先生進道之序

教射華貞元記

先生名桂森字叔美別號觀華延陵季子後也父給諫震華公母孺人曹氏以嘉靖乙丑之歲八月二十三日生先生乙亥給諫公歿先生年甫十一以不得致養爲終天之恨戊子遊庠辛卯廩諸生己亥曹孺人歿先生年三十九日吾終月時嘽冀得寸進以慰母耳今已矣即斷名心曰吾則人子以不辱身爲孝其以事親乎遁從事問學甲辰東林書院成吳越士

友會集其中先生以朋友講習不可不謹約爲朔會
折衷於景逸高先生五經學者家常茶飯不可不講
約爲經會參酌于明經諸友自以賦性淸狂交慕素
心則相約爲會者又不但以講而以心啓新錢師通
道欲以易授矣謂先生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
癸丑冬設臯比東林迎錢師講易旋與諸友約曰吾
輩入東林決不可資人之勢先生蓋將人隱微倂腸
抉出今轉向高明路頭耳錢師卒講喜甚曰吾道行
於錫矣夫易者象也像象者人自錢師喚醒人道先

生逈知八物全備參兩爲一者人先是東林毎大會四方冠蓋雲集聞拈書義一二迫高先生主盟推先生講席曰今日之會始眞毎赴經正堂會錢師獨以先生名點示衆友曰此眞道學乙卯先生年五十一以貢舉試第一便作了砌師曰覲華出邪司敎尚有人曰吾向誰開戶乎吾從東林先生遊朝斯夕斯終身焉於斯庶幾有聞耳矣丙辰倡道毘湖諄諄爲勉曰當今此學孤立責豈不大事豈不難程夫子云重担子須得硬脊梁漢其振鐸於聾瞶之世扶陽於積

陰之日為東林表表者原始定自先生丁巳仲春會錢師曰一息千秋先生遁就師于龜山以易正焉草像象迷非避作不敢居要以見崇效畢法之意云爾

錢師沒先生偕余與恕行儲先生會龜山三年廬冢之思也嗣後歲會毘陵吾繼其志也謂諸友曰入錢師之門方知立身行已之嚴名利心絲毫未斷勿得言學戊午舉家會會必手書詩禮兩條粘之壁若曰居家而理止是性情調攝就詩禮可味也語余曰吾年未艾便將先業分撥人亦謂我得也倣余輒未得

余曰先生日勤事於詩書師友言足則行足法其下愛而敬之人能乎倣先生之分不倣所以分得乎故惟先生有家 易云王假有家 或勸出家曰吾在家出家而尚出乎先生一切家務處之以理不與以我便是出也否則終跳不出一我字惡能出家故惟先生出家 易云出自穴穴險所安也 辛酉高先生北上以東林囑先生主盟向奉教高先生者咸皈依先生以先生主東林東林主先生也道學其有傳乎高先生曰覲華善用易以先生用易易用先生也易道其復

典乎乙丑毀書院人便諱講學且虞禍先生曰吾嘗以黨錮諸賢質吾師師曰那能得此造化邪蓋造化生生不謂陰慘而或斷於一息剎而復也其先生之天行乎是時堅志者尚數人僻逵間起容有之然無講習之所矣寧但已乎九日會鴻山盤旋石壁之下吟日坐談莫畏西風急玄酒斟時宇宙春兌而震也其先生之洊雷乎會蓬萊會華藏會荊谿會于山之首河之干在處提醒焉當黑夜時種得星星火以待日日出舉火坎而離也其先生之繼明乎憶余初交

時覺先生臨下太嚴情如不能達性稍急有不可於心則發或移時不解先生曰吾近反家庭左右前後澳然各心學問不得力正在此然庶幾所以感之者曰needs而已矣後乃愈和人得先生懽有事喜色相商能得隱情如一二童僕若自率其天者先生以藏身之恕驗諸人蓋久而徵矣親者如其親故者如其故笑語懽狎人自意適焉道雖孤高相與無異朋友各如其朋友謂講習不可久輒春和則會秋爽則會以歲暮爲考德課功時則會曰草野之人自相聚樂諒

無與時禁也茹淡衣素非為節省就便濟施必以義急人難不居德曲體人情不狥情無藝之征必如其令莫夜戎之不驚駭橫逆卒至則謹避之絕不向人言修形豐頫神凝氣爽格清而色榮潤意趣暢而節制自存心事顯明用意微婉無事靜坐卓然豎起如緊握然有事應酬專一無二必期了結纔了便休講論必覈又每大段發出不瑣屑聽人講析析如也竟其說不漏一語亦不從中斷截橫起一見有不合曰且商量言而當輒錄之友有悟未到者或爭之急曰

且從容自然知其自認了悟者不爲置辨慕名而來床不見意趣則任其去聞一友根器魯亟致之余爲開導後生小子念頭向上卽忘年下之以致誘掖有縉紳開講而借重先生者卒不一就其爲量大任人飛躍不束以繩度其爲教微非細心觀察不知其意義所在也先生曰中節者天理合縫處也自然和余故審視於容色言動處巳處人之際稍得先生之和卽其可見用顯而其不可見者體隱躍如矣余與先生相處最久親先生矣懼行巳不可對先生尤懼獨

知萠念處不可對先生若乃人之領取不同則又各厭所欲而去此先生風雷物物震動而巽入之也益先生學力大改過勇實就氣質變化又從難克處克將去勤斂讀書日用飲食皆體察實地尊師取友嚴憚切磋乃陶鑄實功理明則心靜心愈靜則理愈明兩者交資日有進益不可量也先生一日睡起結裾豁然如大寐得醒向來諸想忽爾解脫余問作何景象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默識乎此一可主矣大抵東林學脉言體必於用離體無用離用亦無體言悟

必於修不悟何修不修亦何悟先生蓋經二十多年切身修証而一朝聞之豈易言歟譬如虎之可畏人盡會說終不似曾經虎傷者出口自異爲實見得也

丙寅高先生沒乃敘明興以來七先生語錄合爲一編復剖其異而表其同曰眞儒一脈脉不一卽非儒儒亦非眞先生編是錄也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以俟後人也其旨深哉戊辰年乃著一斑錄道體固自全現見者多囿一偏君子之道鮮矣先生著是錄也蓋謂前此之見以我見道止是一斑後此之見以道

見我一斑而全體矣其傳在是其他所著不可殫述至如禪門直指修真要訣則就心與氣之同而揭其端頭之異也未見道即是博雜既見道無非窮理譬如海灌百川歷百川而遡之既見全海涓滴皆海水也其謂高先生之道一以貫之夫亦見而知之也歟向問先生睡時若何曰吾睡不便放倒須收攝此心至是而靜焉致虛動焉致察無非心矣故曰乾以君之冐天下之道學者最苦物欲之累動即撲滅之終未得力先生曰不在動念時也爲胸中尚留得些子

根株看來只是心君不出頭之故心君不出頭看來又只是敬不足之故夫乾其靜也專專之爲義主一之謂本體惟是一箇本體工夫須做專主工夫一非落空主不着相不落空一卽是主不着相主卽是一敬成片段一可得矣數年來先生舊病時發然一心只做向前事致憂先生者常以藥餌勸或謂可鍼而愈或謂恭得老氏術可邀致之先生亦未直拒也微笑而不答若曰以是年以是病應去便去耳多方以求生却又多一事其無所事禱之意隱然見矣病少

閒輒看書尋復會友人謂先生且休曰吾安閒至此尚安閒邪若并其病而忘之余故謂己亥以後透過名利關乙丑以後透過災禍關此則死生關頭抑且透過謂二氏一大事為了生死吾儒一大事為了性命生死是他一己生死不能出家性命還是天地民物公共性命有家無妄之往何之矣勿藥有喜其庶乎崇禎二年己巳允復書院先生即自經營先搆麗澤堂不日成之與經畬忠餘兩鄉先生倡和其中昔年諸友仍亹亹輳集喜慶復覩舊時威儀先生曰冷

淡莫如今日即今來者向學者也越冷淡越真切堂

右另禁三間題曰來復齋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

講習又云朋來無咎七日來復先生葢謂不講習何

由來復不來復何貴講習故麗澤堂仍其舊來復齋

銘其志也先生之學克己而能復者將以一己之復

爲朋友之復世道人心之復僅僅復舊跡而已乎乾

三爻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庚午賔筵尊先生於乾

位洵足以當之人只有天地心其復也須靜養以先

生之學不獲當世之用亦不求用於世閉關之義嚴

矣　詔修熹廟實錄入先生於丘園傳洵足以當之
謂余曰近來諸友儘有理會心性者余凡事放得下
惟放東林不下余則謂凡事放得下故放東林不下
放不下者何天理民彝不容泯滅者也衆人都放得
下惟聖賢放不下　又語余曰當年被難諸君慭大關
係却未知易學今日如有以易來者雖病臥床褥猶
當強語之蓋以廣吾師之教也先生著乾坤否泰之
說直是以人道挽回造化真消息而學易金針則引
向入門而挈其要領雖不得其人而授一生學易精

神已世世矣從來聖賢非通卽窮文序先困後井孔序先井後困反覆原只一事辛未春先生退處僻巷懸雌雄困象也時也壬申懸朱子像以沒身相遇也可知井通矣十一月朔余赴會孰意先生竟于是日長逝痛也何如余謂先生進道譬之山焉望而趨之一步近一步登而涉之一步超一步至頂以上已不屬山則向年豁然大悟者不容說矣天一也其下有山歟其在山中歟卽上卽下卽內卽外邈而畜也其先生之一貫歟先生之子德甫善甫良甫能養志者

也所放不下者端在三君矣

息齋筆記卷上

錫山吳桂森叔美甫著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按程子非簡心之窖何能自知至此 庚申

賀克恭簡陳先生屢承開示潛玩久之乃知此理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事事物物各有本然之理吾人何必勞擾勿忘勿助循其所

謂本然者而已。然雖見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見事事物物本然之妙。烏能勉强以循之。此知之所以當先也。然非敬以涵養此心。使其常主於中。不馳於外。則身且無主。雖視弗見。雖聽弗聞。至粗至近者。且不能應酬之。况于究義理精微之極乎。此涵養之功所以又在知之先也。以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當先事涵養。放心不收。終難爲學。此則決無疑矣。按此語切近精實。克恭學自涉而不涉玄虛如此。

錢先生曰人言知過悔過尚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

邵子詩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譏禪伯也或曰豈有能靜而不能定腳者乎余曰此有明證昔有老僧山居客問所得如何老僧吟曰習靜山中二十年也無凡火也無烟客去侍者問客何語老僧復舉前詩侍者倒麈尾擊老僧首一下老僧勃然建大杖撻之侍者前丞老僧後追侍者高吟曰習靜山中二十年也無凡火也無烟若將麈

柄輕輕打燒壞三千與大千蓋却事求靜與時行時止之靜其不同自如此或又曰此是老僧修行無力真能禪者豈其然余曰即二十年苦行尚無欛柄便是誤人不小試看邵子冬不爐夏不扇二十年成個恁般氣像所以禪門要走捷徑到底只是梯接以凌虛空朱子說得好使有捷徑可走堯舜周孔豈故爲紆曲以悞人耶

朱學王學之不同或曰朱重修王重悟朱言功夫王言本體非也朱以仁義禮知言性王以虛無明覺

言性此其本源之絕不同處也陸學與王學又微有別陸以行證微心王則專言知而已故王曰象山只是粗所以陸近告子王是迦文千古而下斷乎難掩

宋澶淵之役帝親征命王旦留守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按兵凶戰危勝敗無常故旦爲深遠之慮曰十日不捷可謂直言無諱矣此之爲社稷臣帝曰立太子可謂深根固本矣此之爲眞明

主當其時內有王旦外有寇準如此可謂戰勝廟堂

少陵忠憤有離騷之思篇中麗人行副笄六珈之什也秋興八章彼黍離離之咏也含意深遠讀之有無窮之感取最沉鬱者爲箋釋一篇夔府孤城落日斜 身在夔府 每依北斗望京華 心在京華 聽猿實下三聲淚 在夔府 奉使虛隨八月槎 望京華 畫省香爐違伏枕 望京華 山樓粉堞隱悲笳 在夔府 請看石上藤蘿月 追憶京華之月 已映洲前蘆荻

花日中夔府所見舊解殊未識其意

有學者受橫逆欲忍則不能堪欲訟又知其不可請問於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吾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待子心氣和平而後語之數月復見曰覺得邇日心漸平氣漸和敢請教先生曰既心平氣和又何待問

有求親誌銘於陽明先生者先生諾之而久不與但今門下士日與之言學其人葬期已迫文終不可

得托門下辭歸先生曰試爲我問之求誌銘意欲何爲其人曰不過爲光顯吾親計先生曰更爲我問之古有叔梁紇者何人作誌銘乃得光顯如此其人良久痛哭曰命之矣今不願得文歸而葬親來從先生學做人先生喜曰文在此矣授誌銘

覺一也從仁義禮知有覺真覺也此之謂性靈若曰穿衣喫飯運水搬柴有生後之覺也此之謂形靈至于甘食悅色則正迷而蔽此覺者也世以捧茶童子馬上俯仰證心吾不知於性靈之覺何如

趙襄子無恤趙簡子之次子也長曰伯魯簡子賢無恤故舍長立幼然無恤既立以伯魯之故有子五人而不立後立伯魯之孫浣是爲獻子獻子生籍爲諸侯按無恤可謂不忘本矣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視趙匡義何如

披裘公夏月衣敝裘荷薪於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扎見而呼之曰負薪者何不取金公笑曰君何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氏曰子

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名遂去相傳披裘者晉陵茶山路人也茶山路在郡城西南

楊元甫陝西高陵人博學高行元祖累徵不應後元造曆曆家以爲非元甫不能成元祖知其不可屈用四皓禮太子致書幣不見帝許以曆成而遂還山元甫乃應聘後歸日公卿祖送許魯齋嘗謂門人曰千古曠典爲斯人所擧其功與擧修人紀者同呂涇野先生曰魯齋初出欲用夏變夷氣魄亦大後因其志不行於心不安故獨重於元甫由此

觀之魯齋之仕其悔之甚矣所以歸時元祖特授以詔令其設教魯齋置深閒絕不以示人既歿而家人發之方知詔書也又囑家人勿請贈謚恤典其意可知矣蓋以不如楊爲第一乘品格也欲定魯齋出處此事可以斷

漢光武使左中郎將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固辭不受按光武可謂明矣能封儒臣

又能封其師鍾輿可謂賢矣能舉其師又能卒辟其爵眞儒林千古盛事可紀

康節詩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上語上東門嘯浪悠悠賈充字公閭劉淵字元海舊註云夕陽亭帝以賈充督雍州充不欲行因公卿餞於夕陽亭問計於荀勖勖曰但聯姻帝室則自止矣充從其計因納女太子即賈后也後濁亂晉室、致五胡雲擾、皆原於后、按詩首句、傷魏祚也、次句、傷晉室也、納女事未盡詩意、記漢安帝

延光三年三月帝策收太尉楊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姧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飲酖而卒康節似指此事上東門嘯即王衍識否勒故事夫自魏晋篡逆五胡亂華天下大亂數百年不知皆自漢末不競小人害君子致之也此世道泰否升降之幾非識微君子孰能知之

宋薇欽在沙漠時遇胡僧能言宿世因二主問歸宿

地僧曰、一爲鍋內之油、一爲馬足之泥、後徽宗亾、以不得虜命、不殯斂、欽宗日夕撫尸號哭數月、後一虜持鎗至、挑其尸去、欽宗號呼隨之、至一山谷、羣僧無數、見方池大畝許、浸油燃燈、虜投尸其中、欽宗大呼、亦欲投池中、衆僧止之、不許、曰非上命、安得入、後金亮出獵、命欽宗與遼主執戈爲導、鐵騎後隨、忽一虜箭射遼主仆地、鐵騎蹂而踐之、欽宗因思馬足爲泥之言、于是臨高崗自投而隕、鐵騎亦蹂而踐之、出 太祖高皇帝親書、按二主之

慘與青衣行酒一轍其禍當始於何時或以爲熙李綱以謝金人使知必至有此愚以爲不待至此也章惇入相陳了翁問今日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了翁曰如此公誤矣惇不悅宋室之禍幾分於此時靖康時天下之慫毒已必不可解上帝之震怒已必不可回克廷之羣姦已必不可盡洗而滌除所以雖有李忠定岳少保必無可成之功蓋極重之勢然也

鼷鼠口甘範衍嚙人使人痒而樂須臾欢矣此天地

間之最毒物也蛇虺毒人、猶痛而知避、至此物則娓就之而忘其災佞人甘言、婦寺軟媚、足以使人樂就而卒以斃身隕國、與鼷鼠何異、可畏哉可畏哉

光武廢郭后、立陰貴人爲后、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惲意恐動搖太子也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按惲

可謂忠矣、能先幾而蚤諫、帝可謂能受言矣、不以私愛妨大計、然而終不免太子之廢也、故方希直題釣臺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其譏光武者深矣、按惲在王莽時說莽曰、天變於上、民叛於下、觀天意民心、明示公以反正之路、何不復子明辟、莽怒囚之、又說太子彊讓位於明帝、得兄弟善保、可謂明哲之士、光武猶不能盡其用、

沈石田名周題趙子昂苕溪圖詩吳興公子玉堂僊

畫出苕溪似輞川兩岸青山烟樹裡何無十畝種

瓜田石田此意卓然高士品格子昂在下風矣

永樂間有樵夫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一束足食則已食已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惟之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鴛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煢煢一點真尋匿去不知所

終又蜀山絕頂石壁上題詩云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亦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按革除間死節之外如此者更多不勝書何忠臣義士之多也固錄　聖祖作養拔擢於上亦繇濂洛講明人心一脉於下所以人人能奮九死不移氣節凜凜與日月爭光竊謂可與唐虞之際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於同堂者絜芳比盛千百世之下難乎其繼矣

蘓東坡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

何官曰臣爲黃州團練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塗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先生不覺哭失聲這一哭自有個來歷東坡自雄其才爲小人所齮齕至于淪落負屈久矣一聞此語乃知蒙神廟識賞益動身世之感所以不覺失聲此哭雖是發於忠愛至情畢竟從知遇上感恩來

大臣以道事君者自無此哭予友華始德之論如此按哭後又少了一番進言宣仁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泐這是一段良心發動時節豈可無忠言懇誠以感動之若曰臣素以愚戇觸冒先帝先帝不罪以次而欲用臣至仁也今太后皇帝思先帝言召臣顧臣有一二愚忠可採採而行之庶幾可以報先帝而忠陛下若但榮其身雖肝腦塗地臣無由報稱也有此一段忠益方不虛金蓮燭一番盛事

觀察使于頔（音迪）問一僧曰、敎中言卽心卽佛、如何是佛、僧不對、又問黑風飄入羅刹國、其義何如、僧直呼公名曰、于頔何人、而乃問此、于勃然作色、僧舉手向公曰、此一念黑風飄入羅刹國、公爲之降色肅然起敬、僧復舉手曰、卽此念是佛、二語頗警切、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不善、妖星厲鬼、誠在反覆間、而其語則奇文也

程子曰、化天下只是一個風、吾錫女烈如儲義士妻范泰妻熊、潚孝子婦過表表著矣、邇萬曆歲東門

有陳烈女未嫁、聞夫歿、遂縊、鄉紳爲立祠、歌詩紀其事。一時風起、有鄒貞女、有陳貞女、予友陳毅菴、廷箴之姪也、有劉氏婦、予世交劉體泉次婦也、陳女截耳自誓、劉婦自投河救甦、三女皆未嫁著節者、又予友華介石妻薛氏、少養於薛翁、歸華歲餘而孀、無子女、後養父母、又卒、煢煢獨守、最茹荼苦數年卒、又予友莫用章內子之娣陳氏、適張、以念父母不得見、自縊、死於孝、皆炳炳天理民彝、烈丈夫所難、五女皆有鄉達傳誌、可哀爲一秩、爲錫中

閨媛之勸

錢先生在龜山一日出源滙二編以示因曰中有可疑者須商榷余受讀後會先生問二編有所見否愚因請曰管幼安陶靖節俱一時矯矯以附見不另立傳必有深意先生曰陶大節著矣然聖賢達有達之事可做窮有窮之事可做寄情詩酒未脫江左餘習若幼安粹乎其質只有一事未盡善細詳方見愚不敢請其事因翻本傳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郎位徵寧遂

同家屬浮海還郡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歆遜位讓寧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纍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

宵戰怖無地自厝按管雖終身不受僞祿而纂逆方行聞命來歸與恥食周粟採薇首陽之意則有間矣是昔日遼東之避不過保全性命非爲綱常表大義也一事未善意在斯乎

司馬溫公曰釋氏之言其精者吾儒自有之其誕者吾不信也此語最公平如其言曰撲地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與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有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皆竊吾儒之精者也如楞嚴所載曰迷妄有虛

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此則張子所謂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者雖曰人以妄心自起虛空見自起世界見然又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則誕矣

六朝劉宋衡陽王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

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此絳縣老也論者嘗謂晉至五代無人非無人也世汚道喪德潛而弗耀耳觀此老言談及辭食晦名豈一徒隱者其品格在五柳巳上義季知其賢矣不載以歸朝僅問其姓名何爲哉昔吳陸喜論士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不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

論士於末世宜以此爲準

唐李涉泊井遇夜客詢知李博士久聞詩名乞一詩李曰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盜喜遂舍之而去又劉文成梁山泊分贓臺詩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咏二詩不能無慨于今之居民上者且聞名而索詩聞詩而喜舍或有不及此風者矣

康節伊川論雷聲一案伊川所云起處起非謾然捷

對也有個至理蓋雷雖變化難窺然只是陰陽升降之氣氣便可按而知其出何以可知隔歲秋分收聲日是其入幾也冬至日微陽初動是其復幾也立春日陽長是其前幾也以三日支干推筭其聲發之遲蚤可知也觀冬至日風氣何方來則雷出何方此感通之幾其聲發之方向可知也從東北而聲於西南爲順布則時和歲豐從西南而達東北爲逆布則反此總是天地間一定之氣識其法人皆可筭所謂有司之事也儒者一切不問但

雷出有節宣入亦有節宣順布適得其常逆布不能爲災此爲先天而天不能違之道方知小小前知都可以不事故曰旣知又何煩推筭只說起處起一因其自然胸中一毫不曾勞擾省多少閒思非見道何能及此康節會得故不覺稱善云

呂純陽得仙術於鍾離正陽因曰何不以廣度天下正陽曰豈不願哉因仙材難遇也純陽不以爲然正陽曰子試爲之于是純陽現化立教說長生之法從者數百人一日示病從者漸去已而病漸重

益散去止存數人純陽曰吾疾不可居此當移入山願往者從同行僅三四人至中途遇大水純陽曰須負我以涉諸人皆不能惟一人直前負師涉中流純陽喜曰得一真仙材幸矣及濟登岸視之即鍾離子也誠心學道其難也如此錢先生偶舉此語因曰所以說師之求弟甚於弟之求師余時在坐不覺汗沾於背

薛文清曰少陵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欣物

自私可以形容物物各付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

借問天源深幾許。古今常只是滔滔。年年成就無邊物本體何曾減一毫。薛讀書錄

程子易傳、謂能盡得四聖之意、則所不敢知、至其關切世道人心、開示學者蘊奥、則至精至微、謂與易同功可也、故朱子於本義却不盡同傳旨、而爲近思錄、則纂取傳文無遺、此真得程子之精髓者

伊川先生涪州之行、程公孫與邢恕 公孫、先生之姪

邢恕先生門人爲之也同門中傲之言於伊川先生先生曰族子無知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直相忘於天高地厚之中此是何等氣象論二人眞得罪名教豈不可惡然就吾道論之世途中齮齕原一毫無加損自應度外置之近見學者妄談冐觸時忌有恐其遺累門墻因而深咎之者或未聞伊川先生之風乎

辯王學者多闢其致良知之說夫致良知有何病陽明之學與朱子矛盾處在於掃敬字惟其認本性爲

無善無惡、故認敬皆爲強多事、此禪宗本旨、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試觀今日高談致知之人、驕驕無忌憚一路、其陷溺人心、豈不可畏、乃陽明當時、以朱學比之夷狄洪水之害、是何言歟、是何心歟、今雖倖得從祀、後必有議之者 陽明議朱子曰合之以敬而益綴

禪學混儒、無煩深辨、一言以蔽之、曰舍修齊而談性命、

聖學敬爲主、固矣、然敬字甚不易識、故先儒懇懇言

之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試思無適之義何如又曰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試思未發氣象云何此處非精心體認參詳何由覩彷彿能眞識敬然後能眞無事不言敬而言本無事妄也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不曰求仁存仁而曰識仁識字有無窮旨趣愚謂識仁則識敬矣 辛酉

衣冠之禍三西晉長沙王乂傾國而南石勒以輕騎追及之執文武三千人曰此皆晉之貴戚公卿不可加以鋒刃坐於排墻之下壓殺之又元魏胡太

后弑主亂政爾朱榮以兵入都殺后執宰相以下二千人令胡騎圍而射之謂之河陰之役唐朱溫劫唐帝遷都於汴至白馬驛宰相崔昭遠以下數十人盡殺之投屍黃河曰此輩清流當投之濁流噫是皆禮樂文章之士受此慘毒疑於天道反常然細而考之晉當昏主淫后濆亂於上諸王骨肉相殘於下此乾坤何等時而舉朝方且清談莊老以爲風流魏本夷狄不足言然后以母弑子與元乂亂俾之執政窮剝民生以奉佛敎而舉國俛首

傍觀若罔聞知唐之末造宦官柄兵天子廢立出其手藩鎮縱横而執政方且各倚外藩以自固以此其時尚有忠義之士一人焉肯立於朝者乎則祿祿在位非利祿之饕餮即無知之牟豕其及宜也然不勤劾未瞑不虎盡殺其子虎劾不閔盡殺其子惟不瑆一人無所之自歸於晉詔斬於市朔氏遂絕爾朱榮分命族人典兵外郡然卵翼高歡子郎劾於歡之手因命州郡所在盡誅爾朱氏朱温身弒於子友珪郛友貞復殺友珪不三年李存

舠人大梁朱氏無少長盡斬於市凡數百户雖女
子孩抱無遺類凶人之報亦何常爽毫髮可見衣
冠之烈禍非天有意生凶人乃衣冠之自喪其生
理凶人之絕滅非天有意誅凶人乃凶人之自造
其惡孽一感一應皆理之常又何怪焉
邑人浦翁諱　號繼岩少負豪氣力作立家中年爲
子娶婦便棄家事築茅室於嵩山獨居是其先人
墓地也食淡飲水極人所不堪而翁晏然其中種
松課一二村童自給與世若隔垂三十年真吾邑

之高隱也予慕其風以扇一柄書淵明詩寄以致景仰翁執扇欷歔曰此可爲子誌予有知己矣詩東方有一士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苦無此比時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起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相期至歲寒後有考遺逸於龍山梁水之間如翁者豈可使之泯泯哉

鳴道集說一書金進士李之純所著也其說以儒佛

一家佛教以吾儒而盡發因歷詆諸儒之闢佛者極言醜詈、此坐井之見、本無足置齒牙間、獨就其言較之、彼所推崇以爲知道者、則介甫父子、子瞻兄弟、與張無垢之流、而深鄙以爲不知道者、則在洛閩君子、甚又詆橫渠之書爲諂諛溫公而作、有是非之心者其言然乎、記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之人也、與、然則其得生於女直亂華之時也、亦云幸矣、

伊川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歲以前研究其義

六十歲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按伊川童而受學於周茂叔十八歲便上書省試論傳於天下長而日與明道同事其所言猶如此則知其所云研究紬繹者皆實體實驗自得工夫非文義之謂予甲辰歲聽講於東林始知有學之一字時年四十矣茫無知識安得便有進步回思一生碌碌所作何事豈不慚負天地

宋神宗即位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又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

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憶神宗之留意如此宜其
一聞王安石議論如膠漆之不可解也二年春以
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帝訪治道弼對
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
會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
十年口不言兵他日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
係王道之消長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
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
言言切中幾先然而神宗聽之如水沃石之不相

入也則以成心先定故耳亂天下者雖曰安石實

神宗資性已成不遇姦邪則不相契合故曰明主

務學爲急又曰大臣先格君心之非以此之故也

仁宗朝有薦王安石可大用者仁宗曰安石心術不

端非佳士薦者請問其故仁宗曰嘗宴內苑觀魚

侍臣誤置魚餌一盤於安石案安石食之而盡夫

食一丸則可言誤食之而盡此詐也葢安石平日

止食近前一器遠者俱不食以爲志不在也然矯

情干譽無微而不用如此不知仁廟已窺見至隱

矣安石在仁廟不得行其志在神宗朝則得行其志此在二廟心術中有邪正之辨也故知人不足與適惟在格君心

題嚴灘釣臺詩曰披裘不是釣魚人一看羊裘便有心當時若肯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此以名心窺子陵者也又有詩譏光武末句曰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何足數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此以利害心窺子陵者也皆不足以知子陵夫當子陵被訪之時炎劉之舊物已復東京

之制度已定光武雖賢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其規模不及乃祖遠甚欲進而語以帝王三五之道其不可望明矣則子陵於此時而出不過與雲臺諸公相爲頡頏耳何足以當子陵惟橫足一加使天下知爵祿之外別有高蹈功名之外別有事業以醒一世之人心而啓東京名節之風故其效至乎姦雄環列睨神器而不敢動天下方知皆桐江一絲挽留之功也夫然後名與日月爭光直追蹤巢許而可與臯䕫契禹易位同考者也豈不偉哉

惟陳白沙先生詩曰三尺羊裘幾銖兩千秋龍袞共低昂留得先生在台輔不知東漢可陶唐此可與談子陵之心矣

春秋首書春王正月諸儒以爲千古不決之疑據胡文定云以夏時冠周月謂周正月本建子夫子加之以春此於理終是未安故朱子云如文定之說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自朱子此說一出諸儒信而從之

無復疑辯且行夏時一證尤為的確故新安汪克寬氏旁引遠證以申明之其一證曰禮記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又引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而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據此則是以建巳之月為季夏矣此一證也又引前漢書律厤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庚申為二月朔越四日癸亥

至牧野又引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唐曆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則泰誓之春即武城之一月明矣 又一證也泰誓曰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周已改春明甚 又云近世之論有主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如十月隕霜十月雨雪之類若夏時十月霜雪何為災異惟周之十月是夏八月所以為異 及日食交限以曆法逆推之 則不合自此說再明其理益瞭

然分明而說可定於一矣

文事武備儒家一事也三代以前必合三代以後裁然分兩家矣有儒而將者漢諸葛武侯一人而已於我　朝王文成又僅見之有將而儒者如漢壽亭侯唐張雎陽暨汾陽王宋岳武穆四公可以當之邵康節詩曰軍中儒服吾家事諸葛武侯何處尋康節豈以自任耶使康節而當其任必可無忝此言可爲知者道耳

楞伽經有一語快問諸佛心心相授云何曰諸佛心

心相授云妄想無性

饑來喫飯困來眠今日明朝（四字所傳不同）總一般若人問我西來意月在長空水在潭禪家本領大約是此個意思泰州王東厓因作一詩曰月在長空水在潭百千景象盡悠然有時月落潭無水此際君當仔細看以醒一儕也蓋吾儒之理有時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爲道者（二句程子語）又有時酒淸而不飲人饑而不食爲道者甚有時饑餓而歿爲道者有時以嚮晦入宴息爲道者又有時終

夜以思坐而待旦以為道者東厓之意正為此發惟其一以饑來喫飯困來眠為道故有操刀屠酤酒漢淫人娼立地皆可以證道之說此其惑世誣民豈不可畏真有志為己之學者於此等處可以參入　王東厓名襞心齋先生次公

客有舉陳同甫亮與文公書以問者　書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　曰同甫談經濟乃學問日用朱子定以功利少之豈必意誠心正之外無一事可為者耶予應之曰同

甫誠用世才也然試度之以同甫爲相能過於李忠定公綱之相業否客曰雖未必能過也如李忠定之相業亦何礙於學予曰以同甫爲將能過於宗澤韓世忠岳飛之勇畧否客曰雖不能過也如宗韓岳之將亦何礙於學予曰固也夫以高宗渡江李忠定在朝宗澤在疆埸韓岳共事復中原反掌間爾而高宗先蔽於汪伯彥黃潛善後蠱於檜賊讒者譖攻者攻誅者誅將相無自全之地爲少正心誠意之功乎爲少談經濟之畧者乎客不能

答予曰不惟是也試以今日追思同甫彼所爲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何在推倒一世之豪傑者何事固知正心誠意學問之真源而經濟之根抵也則此二語實惟文公當之矣坐客皆曰然

春秋曲沃桓叔莊伯以支庶奪晉宗莊伯武公次傳其子獻公詭諸患桓莊之族偪謀諸士蔿士蔿曰去富子（爲富強之族）則羣公子可謀也於是誘羣公子譖富子而去之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乃城聚而處羣公子周惠王八年冬晉侯

圖聚盡殺羣公子於是桓莊之族遂無子遺夫身以族奪嫡遂以忌族而行此慘毒天之報施巧矣不惟是也自獻公之後諸子相戕即文公定霸而其後無一人公族得柄政者皆起於忌族之一念也卒之政歸六卿直至三家分晉中無一人能復振者蓋斵喪本宗其來久矣惡萌於一念禍遺於奕世感應彰彰不爽毫毛可不鑒哉晉六卿先世之賢首推范武范文而范氏先亾意者其禍源於是歟

萬曆朝張江陵奪情、有寧國生吳　昌言其非、草疏將叅京師上之、江陵預聞、囑寧國有司禁止、二府龍鍾甫者、以爲奇貨、即逮至獄、慘加考掠、吳生作絕命詩文數章、死獄中、江陵敗、妻詣闕訴夫冤、逮鍾甫謫戍後、燕人伍袁萃備兵戍所、聞鍾甫晏然在家移檄文稱之曰、批鱗義士、尚遵君命以投荒、舐痔邪臣、乃盼天威而離伍、鍾甫見之、發狂自投於厠而死、又吳縣尹袁某癸丑進士、貪穢無與對、以墨去官、歸而發顛、日自稱死罪、不應得某行銀

其人銀命速取銀至自投於墻外家人私收之則又呌號不已復取至手擲之其家鎖禁之世人謂此二人者其先皆曰智也巧也其後皆曰狂也癲也愚曰不然方其殺人媚人見利忘身是則狂也癲也其自愧而死自悔而稱罪是乃良心之見而天理之發最清明之氣也世人智其狂而狂其智宜此輩接踵也夫宜此輩接踵也夫 吳詩文另錄

問心性高先生曰性不可言也而以仁義禮智言性心不可言也而以敬言心此程朱之明心見性也

愚按一言而儒學禪宗了然無容再辯

國朝　世廟時宰相張孚敬議從祀孔廟大典特進歐陽修原其故葢孚敬以論大禮遇合而其意正與歐陽論濮安懿王之事同故特崇而奉之此私情也歐陽公擅一代文章之宗其奏疏侃侃忠益仍有昌黎之風宜與昌黎比肩第其言曰性學非人之所急較昌黎三品之言又差數級矣後有議進黜者尚恐有遺議如公者祀於鄉可也

二程先生一日赴宴有官妓在焉伊川終日正色不

語明道言笑如平常巽曰伊川語明道曰昨日之
會甚無爲明道曰二弟恁地好色伊川曰何謂也
明道曰昨日本有吾心却無今日本無爾心却有
伊川歎不及噫物各付物順事無情非直臻化境
烏覩此乎 壬戌

叔肸不義宣公之簒終身不食兄之祿賜之財則辭
而亦不去國子鮮不義衛君之食言去之他國終
身不向衛國而坐他日授之位則辭季札不義闔
閭之弑不受其讓亦不討其罪終身老於吳三賢

處人倫之變其行不同而委蛇其道以自潔其身同一轍也夫子俱登於春秋與之深矣胡文定謂季扎不受國以致亂爲不能承兄之志定春秋書扎爲貶辭夫以闔閭其人而季扎居位則在所必誅闔閭不誅則必復弑扎扎見及此矣故曰是父子兄弟相賊無已時也則扎之讓重天倫而輕千乘宛然讓皇心法也夫子何惡而貶焉後夫差之狂也季扎猶在而不一言及國扎之心蓋可見矣若季子三賢中之尤出類拔萃者也

陳白沙受業吳聘君康齋之門他問無不答惟問易則不答白沙問不置終不答白沙不解其意後別歸康齋語之曰子所問易義多矣欲知其解當就其所覓龍潭老人問之白沙欣然受命往至其地問龍潭老人無能識者適見一老披簑而鋤就問之老人曰子從何來白沙曰從吳聘君來老人曰吾能識之引白沙歸具黍設榻因語白沙曰龍潭即予也白沙大喜因請易義剖析精微無不曲暢白沙盡破積疑老人姓吳四隣無知者因謂白沙

曰康齋非變我者後日復訪之則遷徙矣噫成都篾匠此眞再見潛龍弗耀何代無人第非伊川白沙則不可得而遇耳

按左傳黃池之會吳申叔儀乞粮於公孫有山魯人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解者殊不得其意愚詳其語蓋叔儀欲歸魯也其曰乞粮託言耳觀其語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明乎已之有其而無所效用也旨

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明乎有意食魯之祿也褐父貧者之詞意用歸者非止一人矣有山荅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明乎言魯之高位重祿不可得僅可以得食而已蓋魯非能用人之時有山之意不欲叔儀歸魯也下又繼之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此語尤有深意庚者更也癸者歸也首山即首丘之意叔儀之所由來也言若尋根本而更歸乎則許之蓋勸之還楚也叔儀本楚申叔時之後故有此言觀叔儀之言已知吳之必

以觀有山之言已知界之必不可爲所以皆托之隱詞也國君無道才士不得所之狀宛然可見故左氏志之

毘陵有王祥孝子廟孫聞斯公去其額黜其祀題一詩曰百年遺廟在城東名姓兒童口說中若問身名千載事三朝元老大司空陳希夷聞宋祖黃袍加身笑而墜驢曰天下自此太平矣世錄其神仙前知公爲說以醜之此關係名教扶植綱常鉅識也學者不可不知

春秋傳魯人會葬曹平公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亾乎按此言今之俗且舉世以爲然矣子馬之言可不畏歟

戒慎恐懼是慎獨隱微顯見是面目中和天命本明明道敎熙然成位育中和須識中爲體誠明須信

誠爲性如神知化本無他經綸大本由心定二詩

一大德夢中受之朱夫子者也朱夫子且語之曰

吾工夫至今未嘗息然所見已非昔日矣

今之論詩家曰愁苦怨恨非佳境也惟入詩則無不成佳此唐人活計也自擊壤集出而盡翻此境滿目樂趣四者隻字不入口我　朝白沙繼其響脫換無復此態蓋其方才間迥乎霄壤別爾乃知詩家所云唐以後無詩有識者正謂宋以前眞是無詩耳

孟浩然詩重一時王摩詰引入禁中時玄宗適至浩然伏牀下摩詰不敢隱奏聞上大喜命誦平日所爲詩孟誦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不悅曰誰棄你何不誦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遂不召見人以此爲浩然惜謂孟詩已傳聞御聽又得面陳而所誦不合命也夫愚謂此鳩鸞之見也山林之士一旦聖問及之而誦詩自炫何鄙如之不才明主棄却是當時事實質言也玄宗不召自是以文才取士無意於山林隱逸耳然而孟浩然之節成

矣太白詩曰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孟自言之則曰明主棄太白言之乃浩然棄軒冕也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魏徐邈中聖人故事迷花不事君桃源故事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可謂知浩然者矣我 太祖高皇帝時一士某入朝出一詩示同列曰四鼓鼕鼕起着衣五更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及入朝 上已緝聞之矣因謂曰朝來好詩只是誰人嫌你何不道憂字遂放還山此却處之適當其

人然而臣下一言之善猶得上聞此則二事皆休

盛之風不易得也

中庸率性之謂道註云率循也說者謂率字有自然

之妙循字費力不如率字此便是學問毫釐千里

源頭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率原是用力字

歷觀詩書率字無不然者只爲世人不識性便不

識率字若識得仁義禮智是性乃知一步不率循

便是迷性便是離道如何任得自然如何不須用

力所以下緊說戒愼恐懼工夫正謂少不得率字

氣力也

薛文清公十三歲能詩文後自悟曰此非吾用心之地遂日夜讀濂洛諸書王文成公六歲作金山詩十歲外能古文詞後自悟曰安得敝精神於無用之地於是入山靜坐遂能前知又自悟曰此猶是揣弄精神然後一意聖學至龍場而始有得此二公出處類也以文章名世者自以爲足千古正爲少此一悟

王維詩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白髮變垂髫平生幾

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可謂無聊之計矣蓋才華富貴一無可恃若此學問可貴無他必不入此可憐場耳

讀六十四爻象方知聖人之學效法天地效法四時效法萬物無處而非學無時而非學也故曰聖希天

詩經十月之交註主天體左旋日月星辰右行書經朞三百有六旬註主天體左旋日月星辰隨天左行二說不同者朱子讀天文書又精天文蔡九峯

但讀其書、不精天文故也此惟天官家能辨之、
太祖高皇帝深明天象故命儒臣改正蔡傳、見皇
明國朝典則 學者不可不知、
太白詩奇奇怪怪文能泣鬼世所推以蜀道難爲第
一殊不知此章特險語驚人不可逼視奇在詞耳
幽眇變幻莫知端倪最極工巧在古離別一章聊
爲箋之雖詩人含蓄意味最忌指破而舊註云此
天寶時作也已明示其端矣詩曰遠離別古有皇
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

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
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
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
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
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
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
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按離別
歎明皇別貴妃也馬嵬之禍一段別離慘境豈不
天下之至苦却不知都是日前寵愛蠱惑所致白

月晝晦則陰類出現 自首至鬼啸雨一段 此理昭昭人所共知但言之於有事後則無及言之於未事前則恐反逢怒耳 我縱言之至吼怒一段 及至天下已亂不得不禪位太子肅宗立而權倖用事明皇雖復歸京師而不能得志竟鬱鬱以死 堯舜當之竟何是一段 追其禍源皆貴妃所致可爲痛恨者也而明皇不悟反終日思念妃子至死不已豈不大惑終身不解乎 帝子泣至末 通篇極哀極怨極感極傷而微言隱寓出入三昧有無窮之慨

古今絕調也白樂天長恨歌特翻其結句餘意耳

太白詩可採入經者惟此章與淸平調寓言於皇

英者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

出處之際難言矣當國事危疑存亾決於進退之時

必於潔身爲是則盡力扶持之義何存如甯武子

之愚狄梁公之自涴國之所賴者必若人也安得

輕言去乎若必於狥國爲是則王嘉楊震之徒可

謂竭忠盡慮國爾忘身矣而於國事無纖毫補徒

自不能見幾明決之譏此又何可貽也若云逆討

其可成則爲之計其未必成而去之又恐成敗利鈍雖智者所難逆覩也此其中有機焉事有可爲雖一絲之力未殫不可去也雖不必成無害於以身任也事必不可爲雖一日不可留也以空名爲補救必不濟之道也王嘉楊震正坐此乎

宋太宗爲長公主分艾炙藥親親之義何篤也此未必出於要譽惡聲蓋亦天性之自現耳然而閻趙晉太祖已誤之言則廷 美得罪矣德昭德芳死矣是獨何心歟故知良心觸發能不昧於卒然俄頃

之際而利害惑心每迷謬於從容計較之時人也

天何攺焉天何攺焉

人心世道之惡自唐虞而後日趨日下春秋靡爛極矣究其病源皆鍾毒於一利字故自開卷書納門易稍極而至於范鞅荀躒之於魯昭亂臣賊子之所以接踵而不止公行而無忌皆因此道也天理民彝泯而無存夷狄猛獸其毒寧至此哉故孟子七章首嚴此辨眞是頂門用針爲一世開生路也

道學一脈源於洙泗迄今何啻千年然而不可用於

世如出一轍果以迂濶而難爲乎非也其于衰世大不便有三凡講學人於君身先閉逸樂門此人主之大不便也於權倖先閉威福門此左右大臣之大不便也於一世先閉賄賂門此胥進作奸羣小之大不便也試思三門有一不閉欲幾天下治乎其可得乎則學人之不宜於世又何疑

易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聖人繫於豫卦可見轉移世運只有當幾一着卽如武王克商孟津之舉惟十有三年春此其介也蚤一日不得遲一日不得如

曰文王之德已光四方顯西土三分有二之業可以旦夕而永清四海何俟十三年這就是鳴豫之凶又如曰獨夫之惡終當自斃何待戎衣之着十三年可以坐致太平這就是盱豫之悔惟商惡已盈倒戈之人心已極西眷之天休已至而牧野之陳適當癸亥之期不先不後則武王之介如石之貞也非知微知彰何以及此 癸亥

春秋書許世子弒其君傳以爲不嘗藥之故非也縱嘗藥亦不免書弒何也世子止之罪在於輕用藥

用藥生死之介也君父生死之介無真見焉而漫試之可乎父飲藥而死則子之罪已無所逃豈曰已嘗焉則子心可自慰也孫宗伯聞斯引此欵以証　光廟紅丸之案此爲定論

任元受字盡言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言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

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按事親能如元受豈有誤藥而喪親之事耶則知聖人書許世子止弑君其教後之意深遠矣

季彭山諱本陽明先生高足也博學多才著述甚富其讀書法每棹一舟入水鄉與鷗鷺羣終日展卷人跡不能達愚謂此真水仙舫也如水仙舫故事以别舟載女樂相追隨何稱水仙哉

陶韋評爲詩聖陶之得此名宜竊怪韋何以得並列偶閱一選集先見陶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讀過如身入清虛境無一點塵氛氣又見一篇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煑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頓覺爽氣襲人雖李杜諸人無此一段風韻也乃知論詩者自能具眼兩絕句相敵

宋朝每狀元及第賜書一篇此法甚美始於太宗首賜儒行篇仁宗朝或賜大學篇或賜中庸篇更爲得聖學精微遂開理學之源程夫子表章學庸蓋由於此惜乎我國家不踵而行之也

伊川講筵諫折柳事、 與呂范諸公、以爲不必如此此未深知伊川者也、布衣爲人主師、是一時極盛事、故必以聖人蒙養期上、凡此皆爲萬世立師極也、豈論一時行不行哉、伊川每說書、必歸於君身、一日講賢哉回也章、衆竊謂如何規說至末曰、顏子

亞聖也簞瓢陋巷季氏權臣也富陪周公則魯君之政事可知矣衆皆嘆服抑此不特講論之妙也

哲宗資品伊川有以見之真矣

伯禽康叔三見周公而三笞問商子商子令覩南山之陽見橋竦焉而仰曰父道也南山之陰見梓勃焉而俯曰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公曰安見君子二子曰見商子公曰君子哉商子按如二子方可爲善學如商子方可爲善誨如周公方可爲善言善言之道如何使二子知有商

子可問也

晉初人品當以孫登爲第一觀其行已議論天下皆知其賢而不見忌於司馬昭則若潛若見之間必有故存焉此叔夜嗣宗不能望後塵者也可爲子陵之亞流鹿門水鑑之超乘矣

盧坦有云今人奔尺寸之祿丞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羶聚蛾之投爝火取不爲醜貪不避刑案此言於今時尤可浩歎然鬚眉丈夫惡可以不自砥

宋郭原平父母墓前田耕者裸袒原平見之貴買此

田農月輒自東帶躬耕此可爲不忘其親矣

堯時四凶族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名而莫知其

說按海內東北經曰三危山西曰天山莫水出焉

西流注於陽谷有神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

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驩兜比同頑嚚目無辨

別故以渾敦比之神異經曰窮奇狀如牛而色貍

尾長曳地其聲如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

之人齧而食之逢姦邪之人則捕禽獸而飼其工

專誣害盛德故以窮奇比之檮杌西荒中獸如虎

毫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鬬終不退却惟殺而已荒中張捕之復黠能逆知伯鯀傲狠下身故以檮杌比之北山經曰鈎玉之山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名曰狍鴞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三苗飲食貪冒故以饕餮比之由此四物言之則窫窳大風封豕鑿齒長蛇之類皆以物比人可以類通也

爾雅翼宋新安羅公願註博雅士也其說詩中所陳草木鳥獸俱有精意較郭景純進一籌矣不能詳

錄其他所載俱考訂詳明如說甘泉賦曰天子穆然珍臺閒館旋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解者以蜵蜎蠖濩為刻鏤之形予按釋魚書名有蜎螺水中小赤蟲莊子所謂還虷者藏沙泥中穴如針孔而退藏於密精義入神之至也此言極有理而確矣蠖尺蠖也亦吐絲作繭有所布濩以此況帝者

茶清品也知其妙者在盧月川歌中若用以解酲滌膩此茶之功不可言茶趣故胡人得茶則愈宿疾非不貴茶也以此飲茶失茶意矣茶之產非一山

隨地有珍品大約必生於山石不邇沃土者爲上其性之清貴然也然烹之必得佳水以錫山泉爲最宜雖中冷不及也烹之火候有法盡其法方得茶妙吳中以此爲尚有烹製極精者然而稱知味蓋難言矣嘗論之茶有五可飲四不可飲濡毫旣素藉以通靈竅啓玄思此爲第一宜飲清風明月佳客談玄焚香揮麈此爲第二宜飲山前水次登臨未已屐履憩息此爲第三宜飲窗前夜讀或興至高吟或行歌互答此爲第四宜飲寤言一室午

夢初醒此爲第五宜飲若夫珍羞羅列餚籌交錯
腥腸濁胁呼之於醉飽之餘此與入胡人之腹相
去幾何是爲賸飲但食茶之葉者也其有衣冠盛
會賓主雍容磬拳曲跽匏盞再拜而中則實以甘
菓薦以異香此於茶重矣而貴非所貴亦無異規
方竹之杖漆斷文之琴者也是爲賊飲食茶之節
者也又有花石園林笙簫畫舫博奕彈琴淸歌雅
笑此其於茶近矣而尸不談詩書目不識古今胸
中不帶烟霞之氣徒點茶之淸名賞畵以臙脂而

夔梅以其實將何取爾乎是爲蟲飲食茶之根者也其尤爲可笑者更有一品有斛二之癖品貴名山價爭珍重研烹煎之法甌鐺極選火候微調以希鴻漸之後塵而自朝至暮尸不停啜鼻不停嗅手不輟洗滌自咤眞好借問所謂搜枯腸發輕汗者不知意何爲也此其於茶尤爲失眞是嗜而傷其心者也直謂之螟飲而已四者未嘗不知茶而實爲茶害故評而列之以爲仙品解厄

說詩家曰莊嫈之詩其自處則曰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其處人則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動輒曰古不合時宜甚矣宜謔浪笑傲而莫往莫來也 鍾伯敬說

此言最爲有味

石門道者居石壁中十有三載矣余冬月探之問終日在此作何工夫道者曰人生若四大爲累然終日受用只此四大但其性最直降伏他不得有主人則自供職吾終日在此只常作些主此外更無事乃吾真實語也余味其言爲斂衽重之 石門在龍心第二峯道者終日靜坐不下山贈以銀錢不

受但受米儲一木桶受五升盈桶則亦不受矣匱
乏則瞑目卧

鳳翔府吏呼東坡爲蘓賢良陳希亮怒曰府判官何
賢良也杖其吏至命公作凌虛臺記不易一字公
曰吾不假以辭色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
不勝也若陳公可謂善成人才者矣東坡未免辜
負此老

高存之先生于錄二程書首書一條明道云百官萬
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

人其實無一事另列一葉葢先生學問得力因有會此言也不肖手錄先生二程書亦首列一條以竊附先生之意明道云人能放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愚雖不敢言有會竊有味乎斯言也甲子

東林九日首會得見劉念臺公講克復章凛凛正議而辨別理欲極其清楚洵哉有體有用之學也可謂豪傑士矣座中尚論微不滿於薛文清存之先生盛爲稱揚念臺徐曰易儲一事文清將以大理

卿理餉雲南歸而不譲猶曰位不在也于忠肅臨

刑之日時文清在內閣建言云天子新復辟不宜

誅戮以傷天地和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斬

此時爲懍心否乎高先生曰論至此却不能爲文

清解可見後世眼可畏不爲你絲毫隱漏也念臺

又曰所以文清不久去位以爲曹石之故非也只

此事文清已不能安其位此論尤爲深心吾體後

將別去高先生曰此會可以千秋

存之先生曰耳聽目視手持足行皆心也謂此心之

外更有一微妙之道心是爲騎驢覔驢謂此視聽持行者即是真心又未免認賊爲子聖賢於此正有妙法點鐵成金所以即妄即真也

臣道篇國之將亾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鄙言哉

仲春偕儲恕行謁淇澳先生問易先生授旨曰易不是口談的只此一語知平日嘵嘵誤已誤人其罪大矣服膺先生之言作受戒偈可也

淇澳先生談次曰人言太史公是非頗謬於聖人只

列傳以伯夷居首後人能窺見其微旨否夫子曰殷有三仁三仁心事各竭必竟讓伯夷一頭地也

玄沙門下有靜上座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切問也）願垂示誨、上座曰、如或夜坐安閑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能寂亦無）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所照亦無）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

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真性方顯此乃還源之要道也按此答最爲真實然識儒門主敬則知其層層推究皆如水中撈月法也

蕭同江知數學者也其言曰後天圖與先天方位不同皆因交而變也乾坤交三三而互巽艮故後天乾居艮位坤居巽位坎離交而互離坎以坎互離則中畫變陰而坤體全矣故居坤位以離互坎則中畫變陽而乾體全矣故居乾位震巽長男長女交而互兌乾故巽居兌位而與乾爲對矣艮兌少

男少女交而互坤震故艮居震位而與坤爲對矣其震兌二卦則居離坎者震木氣旺於東離火其子故就離位兌金氣旺於西坎水其子故就坎位且震兌一交則却好互坎離也艮而與巽交却好互震兌也這都是天然排定一毫假不得造作其言一大有理

蕭同江楚人、名九龍、少年于冠國山、見一仙姑、辟穀四十年矣、於經史無所不通、授蕭以道家言二紙、其一言曰、一字俱無、一輪朗照、出入自由、去來神

妙彷彿杳冥貞靈顯兆性蔕命根皇天聖道其二曰有爲無爲神之又神虛靈不昧正覺無情一塵不染無影無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後不知所往味其言真得道者也蕭自云二十歲受言自此遍訪歷求參証羣書凡六十餘年始知一字不虛蕭年已八十五日一食沉靜而精爽不衰真有得於內養者先後天之說豈即得於仙姑者歟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朱仁軌訓子[illegible]語也最爲可味

孟子不言易渾身皆易也然曰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易之精藴盡於此此言矣老氏知其雄守其雌此陰道也便是術數易道不然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曰見羣龍无首吉道之與術則有分矣

禪家有得在未有見時既有見之後二字俱無故善禪者不言禪談禪而自曰有悟焉者不知禪者也儒家得力在既有見時既有見之後事事不得放過儒而曰無所事事以爲得悟焉者不知儒者也愚學儒而不知禪者也故終不敢言悟字終不敢

以儒與禪混也

農家擇種深耕多糞此根本上功夫也去草萊滋雨露時燥濕此調養功夫也兩者有先後不可偏廢徒知根本功夫而廢調養是置苗於室中者也嘉種沃土爲無益矣世所云心學務本源而忽窮理交修者似之用力調養而忘根本是勤芟耘時雨露而置苗於石田也何生生之有世所云俗學務聞見力行而不求本源者似之

儲康叟偶問詩一言以蔽曰思無邪禮一言以蔽曰

無不徵易一言以蔽當是何句愚答曰句句是儲
目子姑舉一句曰君子終日乾乾儲躍之
異教有口訣不輕授留爲盡頭一語吾儒有口訣必
從頭直指故大學曰明明德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論語曰時習孟子曰仁義而已矣皆第一義第一
句也推之五經無不然高先生曰異教撇妄究竟
一個無故以爲完看吾儒表眞故起首便揭要義
六科公疏參南樂相天垣居首者魏大中嘉善人高
先生門人也於是南樂大恨一時元老正人俱逐

矣人有爲先生惜官因而尤魏掌科鋒鍔太銳者夫道學之不行千古同案邪正之不容千古同局先生此去青史標芳宇宙間又成一段丰采若曰曷不少留以爲國家造福即枉尺直尋餘智也君子豈其然

晉郄超好棲遯之士每爲之起居室作器用市童僕費百金不惜也郄可謂真雅尚然以愚論之所好者必非真棲遯也閔仲叔居安邑安邑令慕其賢問諸子仲叔何食曰日食豬肝一片令日給之仲

叔曰豈以口腹累及安邑耶遂去之此棲遯之槩也

晉尚曠達遂無眞品非無眞品也潛而不彰爾庚袞隱於躬耕稼穡不曲行不旁掇踶而把之非隱德君子乎潁川太守聞其賢辟爲功曹袞杖鍤荷斧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知其不可屈禮而遣之非守禮高蹈乎

邪人害正其妙法無過一黨字於是世人搖手閉目畏一黨字如讐不知百世而下芳臭兩途於此分

矣與一黨字豈容易得元祐奸黨立林靈素過之恭拜人問其故曰此此皆星官列名敢不拜假使朝廷選擇正人安得如此皂白分清惟出於蔡京之手人品如鏡何其眞也則今日與逐典者其榮多矣

瞑目枯坐非靜也逃名絕利非靜也惟此心光明物不能染乃可以不動故有窮岩不室之中遺棄生一欸而猶患定心之難者如周子所云此心潛伏未動旦有時復發也必聖人之無欲斯爲眞靜耳

韓樂吾名貞學於王東岩居蓬屋三間、陶甓爲生常假貸於人爲甓、甓坯爲雨壞、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以詩自咏曰今古乾坤幾換看眼前得失不須憐兩間茅屋更新主四海烟霞結舊緣世事浮雲無定在人生何地不悠然廣居原是吾家物。自古求安愧聖賢居破窑中、屢空晏如、倡道化俗、無問工價傭隸、咸從之遊、隨機誘誨、每秋穫畢、羣弟子班荊趺坐論學、興盡則拏舟如别林聚所與講如前翱翔清江歌聲洋洋與棹音相應也聞者欣

賞若韓先生者高士不足以名之蓋得道人也

濂溪曰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伊川曰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讀兩條知聖學的的有入門處 乙丑

靜中心念紛飛細查究來非是物交之客塵即是無形之妄想心體中豈有是乎但得心中澄然無物則自然無事覺得紛飛無蹤嘗憶高先生論靜曰在[illegible]得盡至哉言乎

高先生云心與身一是小歇脚處心與理一是大歇脚處

甲子冬仕途翻局正人一空於是羣奸得志進一網打盡之策斥逐相繼無寧日其發端始於楊憲臺之列魏忠賢二十四罪其合謀成於魏都諫之參南樂相不敬也於是有一大老歸咎於激成之過謂以幾十年精力翕聚得正人在位以成今日之局可謂千難萬難而乃以輕躁發機一朝解散其失豈可專委於小人愚以爲不然夫羣賢在列將

以致治平也豈有宮中府中兩奸竝據而姑置之

不究是治病而不治本源欲望泰寧其何日之有

若夫君子去小人而必不勝不勝而衆正必去去

而必受禍千古一轍理勢必然又何惜之有苐聖

人有云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是以出而

有獲如此而後高墉之準可獲謂羣賢能盡此則

未爾

不翻貝葉南華不知儒書之大不參禪機丹訣不識

聖學之精

魏都諫大中就逮本嘉善人也至嘉興府城開讀士
大夫至布衣小民擁而號哭者數萬人緹騎爲之
感動悉解苛虐相敬如賓都諫有田二十畝耳於
是各出資相餽文士贈以詞詩不能盡錄道經吾
錫有一縉紳交餽至二百兩秘其姓一友華姓餽
以二十兩不肯自言名而去正氣之感人良心之
不泯如此高先生贈以言都諫錄而成帙紫陽元
定之後吾道中又見此一番精彩 贈言雨露霜
雪總是造物玉成至意須善承受 富貴貧賤患

難夷狄諸境禪家云一切惟識性中無富貴貧賤
患難夷狄　患難中容易透性患難中一切萬緣
都斷臨深淵履薄氷禪家過獨木橋並着不得苐
二念　語數條止錄三則不及詳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列傳嚴助以事連
淮南王反棄市朱買臣以告張湯湯死亦誅買臣
吾丘壽王坐事誅主父偃以劫齊王自殺族死終
軍而南越所殺賈捐之以口舌棄市數子皆以文
章[illegible]世而行乃如此其以文冣著如相如子雲而

無不取識當世故漢武之時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矣而皆以優俳畜之漢宣賞賚賜與而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巳葢文不掩行故明主所重在彼不在此　國家以經術取士正以求實行之士而今世專以文重總使得士如漢室諸人曾有益當世否乎乃上自臺閣下逮百僚文章之外遂無一途取士欲爲天下得人其將何由後有聖王此必變之道也

熊經畧之放失地而逃誠無所辭第用則使人擊其

朋敗則獨任其咎謂服其心則未也誅荀林父而
宥先縠伯國之政不然矣

金沙新臺中建議拆毁書院意在東林也川中張某
揚其波則奉旨拆東林祠關中徽州江右四書院而
馮仲好孫聞斯余懋衡俱削奪矣且鄒南皐顧涇
陽兩先生亦追奪矣既而盡拆天下書院矣此舉
宋末江陵業有成案而相尋一轍建議者不足問
舉朝獨無一人見及往跡者乎

東林[illegible]講於甲辰縉紳輻湊其時盛而繁未幾見齮

於當塗庚戌已後漸衜漸真癸丑講易則二三君子蒼然隆冬之松栢矣丁巳以來歸然碩果一脈獨存於天地千秋獨立孤麟隻鳳真不可常見於世故俛而拜朝俛而雲集而遂不容於今日矣識者謂洙泗之泰火洛閩之胡塵盛極而衰天道必然無足怪也

王元淳名餐性會稽人周海門高足也來學於高先生其學重悟而輕修謂本體外無工夫言之可聽而已先生語之曰而今切要體認是性善兩字孟

子道性善必稱堯舜者覩堯舜之聖方知人性本來如此二聖性之極則也故孟子舉以為性善之象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無名無為而治恭已正南面則是堯舜之象也人只自思人有同於堯舜者其所以同在何處然畢竟人不能為堯舜所以不同在何處則本體工夫俱躍然矣先生是日輟講遂為東林絕響　八月朔日

錫之東南有鴻山其西嶺泰伯墓也其東嶺有梁鴻井滌硯池嶺下有一丘號梁鴻墩鴻山之得名由

此九日予偕儋恕行華訒菴謁墓因憩池邊道舍諸友集焉誦先生墓碑文因思周業八百而至德流光乃與天壤同久潛龍一脈讓皇爲首稱千年而後有伯鸞踵其遺跡今去伯鸞又千餘年矣有襲其餘風者乎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有尚論唐太宗宋太祖優劣者愚曰君臣之際唐可辭宋不可辭也然宮人私侍黃袍倏加要其心未可以差等分也手足之間藝祖之遇非秦王之遇也然玄武門之事可辭納巢刺之事不可辭以此

律藝祖其庶幾免乎

神宗末年天下滔滔非鄭黨不進而一時大拜乃有

劉韓兩君子

天啓龍飛之際衆正盈庭愼擇再三而乃有南樂側

焉南樂進而葉去葉去而韓逐二朱逐無停軌矣

蓋前之所以進默兆泰昌之輿機後之所以進默

成今日之時局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白沙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會此者天地

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

有何事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閒曾點些見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後學毋論到此等處便謂白沙之自得有異於朱之謹嚴不知此正是紫陽眞正家法也朱子詩只就吾身分上思相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别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時惟白沙纔見到個中意思爾

學道有懸崖撒手竿頭進步之語即朱子全放下之意謂已得手則又放下所以爲難也顏苦孔之卓

正在這些子若未得手人將何放下如未登崖而撒手何取義焉故禪家之言曰百尺竿頭不動身雖然見得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觀其末則知所謂進步者煞有實見真詣非漫然放下也今之語心學者動以此等語藉口爲自肆之計得無誤已誤人乎

嘗見涇陽先生云看書要得入口滋味又見啓新錢師云書要橫看豎看方得八面玲瓏宜兩先生之深造如此也

漢書梁鴻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按此為漢室末季然以一隱士之言能上聞而動帝王之求則上下猶相通也如陳少陽之在宋且以身殉言矣若至今日布衣之士雖欲剖心以獻闕而亦無由上達矣回視古帝王採民隱求遺逸之風為何如乎豈不可歎

舊語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槩。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暉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顏變其語因續之曰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大丈夫不可無此見解。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漚大丈夫不可無此達觀。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大丈夫不可無此風味。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關心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

朱子詩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滿地水浮天。只今擁鼻寒窓底。爛却沙頭月一船。覩扣舷之思豈嘗一日忘國家哉而至於爛却沙頭之月則已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此詩感慨覩居夷浮海之歎有更痛焉者矣

人不能於聖賢脈路上開眼雖高才絶學不能脫世俗之見如太史公文雄千古然於周家王業曰太王陰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此豈可語大聖人心事者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詩人之意盡失於此數言矣又子貢何品也因夫子賜不受命之語遂作貨殖傳以子貢爲首已爲可笑且云因子貢多財交遊列國夫子名譽益彰是何語也總是以俗情輕於弄筆不覺取笑於明眼